

从现代汉字字音看现代汉语语音的几个特点

易 洪 川

提要 字音研究帮助人们认识到现代汉语语音某些特点;汉语变调现象可以分为调型音变和“一、七、八、不”一类单字音变;汉语音节的本质特点是“表意”;汉语语流注重以句读定意义。

关键词 汉字字音;汉语语音;特点

最近这些年来,为了满足小学汉字教学和汉字信息处理以及近几年蓬勃发展的对外汉字教学需要,人们对现代汉字进行了较前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不仅推动了对现代汉字本体的研究,还影响到对现代汉语研究的各个方面,使人们对现代汉语语音、语汇、语法、语义、语用各方面区别于其它语言主要是印欧语系诸语言的特点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认识。本文通过讨论现代汉字字音研究对现代汉语语音研究的影响,来看汉字字音研究如何加深了人们对现代汉语语音特点的认识。

客观地说,过去研究汉语语音时把汉语的一个音节分为声母、韵母两部分和一个贯穿于整个音节的声调,已经显示出汉字字音对汉语语音研究造成的影响。因为元音、辅音才是音素的实际类别,声母、韵母则主要是一个字内部的前后两个部分语音成分之间的关系类别。人们讲汉语语音主要讲声母、韵母而不怎么讲元音、辅音,正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必须充分反映汉字字音对汉语语音的这种影响。不过,这种联系汉字字音来研究汉语语音的做法没能够一以贯之,没能够循此渐进,并进一步地全面关注汉字字音研究对汉语语音研究的影响。

当前,现代汉语教材少见区别汉语语音与汉字字音的,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汉语语音就包括了汉字字音,或者认为虽然小有不同,但是无须专门讨论。的确,汉语语音与汉字字音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汉字字音仍有其必须充分注意的若干特点。笔者也曾著文指出字音的特点。^①在有了现代汉字研究的一些成果之后,我们自然会对汉语语音特点产生新的想法、形成新的认识,或者,使某些已有的但是还不十分明确的新认识明确起来。

一 存在“一、七、八、不”一类字音变化

现代汉语教材在谈到语音变化时,一般都会谈到“一、七、八、不”等等的变调。但是,“一、七、八、不”的变调不同于通常的语音变化,它主要是字音变化。下面以“一”为例,通过“一”字与它的同音字“依”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语流之外,“一”、“医”的指称音完全相同,原调都为阴平,都可以用汉语拼音“yī”表示。指称音是字典上标注的读音,是字的规定读音。一方面,指称音不考虑一个字的字音受上下文等

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另一方面,指称音抵制了现代汉语各个不同层级的众多地域变体的语音系统对该字字音的干扰,并且通过汉字教学中的诵读活动促使方言区字音特别是字的文读向其靠拢。跨方言交际中,人们可能完全听不懂用某种方言进行的日常对话,却有可能听懂一点用该方言念的讲话稿,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在语音系统外,指称音不考虑该字字音受诵读者心理、生理等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读音的临时变化,是它的日常读音。

语流之中,“一”、“医”二字的读音出现了分化。

1.“一”字单念或者在它处于词句末尾以及表示序数时,念原调阴平,例如“一、二、三;第一夫人;万一、百里挑一”等例中的“一”字。“医”字不表示序数,其它情况下也念原调阴平。“一、医”两字都不变调。

2.“一”字在去声字的前面,读音变为阳平,例如在“一道、一树”中,“一”字的实际读音是“yí”。“医”字在去声字的前面仍然念阴平,例如在“医道、医术”中,“医”字念阴平。

3.“一”字在阴平、阳平、上声字前,读音变为去声,例如在“一生、一年、一里”中,“一”字的实际读音是“yì”。“医”字在阴平、阳平、上声字前,仍然念阴平,例如在“医生、医疗、医理”中,“医”字念阴平。

很明显,这儿造成语流音变的是汉字“一”,而不是汉语音节“yí”,否则,就无法解释“一、医”都用音节“yí”表示,而且处于同样的语流中,何以“一”字变调而“医”字不变调。“不”的用例也能够说明这一点。试比较“不带”和“布袋”的变调:“不”、“布”指称音相同,“不带”的“不”按照“不”字的音变规律变为阳平,而“布袋”的“布”变为半去。因此,“一、不”等字的变调主要是字音变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上声的连续变调那样的语音变化。“七、八”的变调与“一、不”的性质相同。

“一、七、八、不”的变调是字音变化这一事实还表明,汉语里存在的变调现象可以分为调型音变和单字音变两类。前者源于语音的生理性、物理性,主要受音节的发音以及语流中前后相邻的音节声调的影响,有一定的强制性,不那么变化,语调就显得不自然甚至显得生硬;后者则源于语音的社会性,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语言调查中,有必要分清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变调。

二 “表意”是汉语音节的本质特点

一般认为,汉语音节有如下特点:一个音节最多有四个音素,最少有一个音素;元音在音节中占优势,一个音节不能没有元音;可以没有辅音;汉语音节可以没有声母、韵头和韵尾,却一定要有韵腹(主要元音)和声调;作韵头的只有高元音 i、u、ü。这些的确是汉语音节的特点。但是现代汉语音节区别于其它语言特别是印欧语系诸语言音节的最重要的特点,却不是这些,而是音节的表意性。

汉字是字形、字音、字义的统一体,又是整字、单音节、语素三者的整合。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整字都有自己的读音和意义。音节与整字的关系有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张普《现代汉语独字音节说》^②、易洪川《“多字音节”及其功用初探》^③,从汉语音节与汉字整字的对应关系角度分别研究了没有同音字的汉语音节和有同音字的汉语音节。张文指出汉语有 200 个左右的音节绝对没有同音字,80 个左右的音节几乎没有同音字,也就是说,这 280 多个音节自身都有固定的意义,听到一个音节就能够获取到特定信息。例如独字音节“shuǐ(水)”,给出的信息就是“无色无臭的透明液体”等。易文指出,汉语的多字音节也可以说是多语素音节,独字音节也可以说是独语素音节。语素是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所以无论是多语素音节还是独语素音节,

都是能够表意的音节,音节自身都有相对固定的意义。人们听到一个音节后,就只能在有限范围内选取特定信息,即使这些语素自身还有可能是多义语素,也只是使备选的对象更宽泛些,而不改变音节表意的特点。

国外的语言学家似乎更重视这一点,如俄国语言学家宋采夫指出:“独立表意功能,在汉语中是由音节来表示的。……在现代汉语中,意义的载体是声调化了了的音节。”^④中国语言学家吕必松近年在《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汉语的音节能够代表固定的意思”。^⑤现代汉语教材谈汉语音节的特点而不强调指出汉语的音节能够表意,恐怕还不能说是揭示出了汉语音节的本质特点。

有无视觉符号原本是语言与文字的基本差别,作为视觉符号的汉字,是以整字字形这一功能性单位来记写作为听觉符号的功能性单位音节并借以区别同音字的。由于汉字字形与字义关系密切,学习者即使全然说不出某个音节,仍然有可能根据字形领悟它的字义,从而影响到他们对汉语音节的重视程度。指出汉语的音节具有表意特点,有助于强调音节概念,突出音节在汉语中的重要性,帮助留学生把握现代汉语音节区别于其它语言音节的本质特点,逐步建立“音节—整字”之间的“听觉符号—视觉符号”的一对一或者一对多联系。

三 汉语语流注重以句读定意义

人们通常指出的汉语语音主要特点有:音节结构简单且规律性强、音节界限分明、声调是音节的重要组成成分等。根据汉字字音特点反观汉语语音,我们会发现汉语语音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重要特点:句读是汉语语音里决定意义的重要手段。这儿的句读专指语流中的不同层级的停连,包括句末、句内乃至更小的音节组合之间的停连,后者如“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多了,怕什么?”中“这样的事情”后的一类停连。这些不同层级停连之间的关系可用点号表示为“。>,>,>无点号”。

汉语音节有表意特点,而多音节所承载的各个字,是该音节的各个字项。例如多音节“shuì”,在通用字中承载了“睡、税、说(说服)”三个字项。汉语语流中,一个音节到底表示的是哪个字项即什么字的字义,常常要靠句读来推定。例如“五香豆腐干”和“五箱∪豆腐干”(“∪”表示停连)的差别。汉语语流中,人耳可以感知到的音节时长太短且单音节词、单音节语素的时长基本相等。这样,汉语正确地提取一个听觉符号即准确地把握某个音节当下所表示的字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考虑到1300多个音节承载了汉字中的7000个通用字,而且,这1300多个音节如果不能够很好区别四声,就会一下子降到了不足420个;而且,这420来个音节还有若干组读音十分相近,例如pan与pen、ben、peng、beng、fen与feng、hong、kuan与guan、kuang、guang等。不容置疑,从汉语语流中提取孤立的音节的当下适用字项确非易事。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汉语的词语所用音节比较少;单音节词的数量与印欧语系诸语言比其所占份额又比较大;而单音节词比多音节词容易记忆,它显示出汉语学习方面的一大便利之处。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相对于多音节词来说,单音节词之间的示差性比较低,从听觉上区别独用的单音节词,与区别多音节词两相比较,单音节词与单音节词之间出现混同的可能性较高。例如“tiān”有同音词“天、添”等,有读音相近只能靠声调来区别的“tiǎn(填、田)”、“tiǎn(舔)”、“tiàn(捺)”等,还存在只能靠“送气与不送气”这一个特征来区别的“diān(颠、掂)”等。如果离开前言后语,即使是母语为汉语的人听到了“tiān”这个汉语音节,也常常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人们需要凭借语流中的句读来定字项。汉字信息处理中常见的

“以词定字”法,就是对汉语语音的句读定意义特点的应用。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单音节词较少,并且即使是独用的单音节词,其构成成分也较汉语复杂,有足够多的区别性特征供人们辨别,不需要像汉语凭借语流定字那样来凭借语流定词。

如果说,单个儿的音节是离开了语流因此也就无所谓句读而难以定意义,从特例角度表明了句读定意义是汉语语音的重要特点,那么,一长串音节所存身的语流,则是以适合的句读能够从有多种可能的意义中选择出能够匹配的一种,从常规角度来表明以句读定意义是汉语语音的重要特点。我们知道,汉语的单音词与双音词占语汇总量的绝大多数,但是,汉语语流中相邻的两个音节是不是词却缺少专门的语音成分作标记;又缺少标明句法关系的语音成分例如英语特别是俄语那样多的表示格、时、体的语音成分等等。汉语语流在有可能出现歧义时,主要靠有时甚至只能靠句读来决定意义。例如:

(1)小王干ㄟ事我们放心/小王干ㄟ事我们放心。

相邻的两个音节“干事”可能是词,也可能是非词。“干、事”之间是词内停连时,它是词;“干、事”之间是词间停连时,它是短语(是词间停连时,“事”还有不念轻声的特点)。句读决定了它所表述的不同意义。

(2)孩子死了ㄟ娘该有多痛苦! /孩子死了娘ㄟ该有多痛苦!

被强调的停连在“了、娘”之间,“孩子死了,娘痛苦”;被强调的停连在“娘、该”之间,“娘死了,孩子痛苦”。句读能够决定“孩子”、“娘”究竟那个与“死”或者“痛苦”处于同一个语义段,表述相关意义。

(3)他ㄟ不知道 1 我知道 2。 /他不知道 1ㄟ我知道 2。

被强调的停连在“他、不”之间,句子意义大致相当于“他呀,还不知道我知道呢”,是一般的单句;被强调的停连在“道、我”之间,句子意义接近于“他不知道,可我知道”,是紧缩句。不同的句读,决定了“知道 1”是全句的谓语还是分句的谓语民间流传的因为拉长腔而造成的笑话,也是利用汉语语流的句读定意义的特点编出来的。例如“我是县长……派来的”。

吕叔湘先生在用“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等例子来说明说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分段不同,意义不同”时,就曾指出“就文字而论是两可,一念出来就只有一可,非此即彼”^①,这儿的“分段”、“一念出来”,实际上也是说汉语语流注重以句读定意义。

此外,跟字音系统比较,汉语语音系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字音系统里文白异读里的文读,地名用字、姓氏用字里具有传承性的特殊读音,都清楚地反映出字音系统有相对稳定特征。语音系统则相对开放,新的成分比较容易进入。汉语语音里声韵配合的一条规则是双唇音不同 ia 韵配合,而现在,不管是在普通话言语交际里还是在方言言语交际里,都很容易听到摹拟扇巴掌声的“pia”,摹拟吃饭时嘴唇所发声音的“bia”,但是“pia”、“bia”都没有进入汉字字音系统。汉语语音对外民族语言语音形式的利用,也表现出它的相对开放特征。这些年来,汉语口语里有了诸如“卡拉 OK”“红桃 K”“E-mail”的语音形式,“E-mail”中的“L”,在相当多说话人的口中是边音韵尾或者自成无韵母音节,它们也都没有进入汉字字音系统。

附注

①见《字音的特点及教学策略》,《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4期。

②见《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③见《语文建设》1997年第10期。

④参见①。

⑤见《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载吕必松主编《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⑥见《语文常谈》第 48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Viewing the Phonic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from the Angle of Character Pronunciations

Abstract Study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an help to reveal some phonetic features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two forms of tone chang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 e. the change of tone types and the chang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Chinese syllables being ideographic; the speech flow of Chinese language stressing that punctuation and pauses decide the meaning of the speech.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pronunciation; Chinese phonetics; features

(易洪川 430062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日新)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通过专家鉴定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教授和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研究员承担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九五”重大课题《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圆满结题，于 2001 年 3 月 25 日晨北京正式通过专家鉴定。专家鉴定组成员有陆俭明(组长)、倪光南、怀进鹏、陆汝占、陈章太、冯志伟、李宇明。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共分九个子课题：(1)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2)信息处理用歧义切分与专有名词识别软件，(3)信息处理用词的构造研究，(4)信息处理用汉语词汇标记集规范，(5)信息处理用汉语词类研究，(6)信息处理用词的语法属性研究，(7)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的扩充和槽关系研究，(8)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义体系研究，(9)信息处理用汉语文本短语结构的人工标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国家语委语用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多个单位联合攻关，圆满完成了课题任务。

鉴定组认真审阅了各子题所提供的书面材料，在报告、质询之后，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鉴定组一致认为：《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是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词汇理论和语言工程应用的基础研究，研究还涉及到了汉语语义、句法等多个方面；整个研究工作起点高，所集成的研究成果具有良好的系统性和实用性。该课题研究成果代表了现阶段国内外该领域的先进水平；课题组所提供的论文、词表、标注语料、规范标注集等成果都已先后在国内外计算机信息处理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所获评价很高。鉴定组一致通过了对该课题成果的鉴定。鉴定等级为一级。鉴定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传统地位，当前已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以及课题组所发现与提出的难点、问题，将推动我国该领域的技术发展，对我国实现信息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

(羽信)